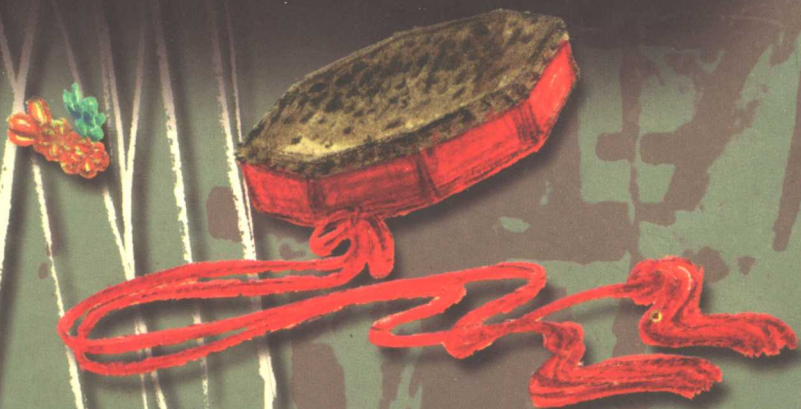


京 味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正阳门外

鼓 妞



沈家和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
《正阳门外》

鼓 吹

沈家和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鼓妞/沈家和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正阳门外)

ISBN 7-5302-0561-7

I. 鼓… II. 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70 号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

鼓 妞

GUNYU

沈家和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385 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2-0561-7

I·453 定价: 22.00 元

前 言

《正阳门外》的故事千奇百怪，《正阳门外》的故事连绵不断。

本卷内容介绍了明末抗击后金、保卫北京的著名将领袁崇焕被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处死后，深明大义的余义士冒满门抄斩危险，将袁崇焕尸体盗回并安葬于自家庭院内。自余义士开始，余家连续十七代人为袁崇焕守墓，世代相传，出现“余家馆”街巷。

卷中具体描写了余二爷（余义士第十六代孙）与天桥艺人及卖苦力的下九流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通过对他们与形形色色黑势力斗智斗勇故事的叙述，全书写了旧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处决犯人的场面和死囚在破碗居酒馆狂饮“迷魂汤”的轶闻；写了人贩子拐骗妇女的种种手段和妓院老鸨逼良为娼的恶行；写了相声艺术创始人创立相声这一行当的经过，及其与王府格格热恋的奇遇；写了庙会上画锅卖艺者的绝技和他们招揽游人的“生意口”……

卷中对社会背景及历史背景的描写是以充分史实为依据的。

全卷以民间艺人穷不怕及其儿媳齐杨氏、孙女儿齐忠翠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刻画了旧京南城中下层社会的众生相。故事情节感人，铺排紧凑，有血、有泪，有恨、有爱，有悲、有喜……。

本书故事未完，下接《典身》。

自序

上中学时，便萌生了写京味小说的想法，如今夙愿得偿。动机很简单：和读者聊聊老北京是个什么样儿。为检验这一想法是否可行，我于四年前在《北京晚报》发表连载小说《天桥传奇》，登了90天，反应还不错。于是，有人建议我以手中掌握的旧京史料和已发表的描写老北京的作品为素材，搞一部诸如电视剧之类的、比较完整地介绍旧京风貌的大型作品。

这一倡议得到老一辈艺术家谢添、夏淳、凌子凤、郑榕、蓝天野、新风霞和实验话剧院导演文兴宇、评论家钟艺兵等同志的支持。在为这部规划中的作品召开的几次研讨会上，他们给我鼓劲儿，为我出主意，我很快写出一个十分详细的创作提纲，并以这个提纲为蓝本，开始写《正阳门外》系列小说。提纲的第一部分是介绍正阳门外商家激烈竞争及老字号在竞争中发展的“创业史”，据此已写出《鬼亲》、《活祭》、《老铺》、《药王》四册并出版。提纲的第二部分是回顾旧京南城中下阶层众生相的生活，这部《鼓妞》是第一本，将写四本。我的写作计划得到刘绍棠同志的大力支持，他多次鼓励我要尽快写完。他还为这个系列的前四本写了序言。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写老北京人的生活，就要有老北京人的感情。从60年代起，我便和很多“老北京”交朋友。当年在天桥练硬气功的朱国泉、朱国梁，神跤快脚满宝珍，“飞飞飞”曹华德，大金牙之子筱金牙，伞技艺人宋叔霞，快板书艺人高凤山，西河大鼓艺人蔡金波，养金鱼的老把式牟庆增，一辈子卖卤

煮火烧的“小肠陈”，弹三弦的盲艺人李家康，相声艺人赵连声……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素材。不言而喻，写京味小说的功夫在小说之外，搞“无米之炊”是不可取的。

这部系列小说已经写了三年多，而为搜集这部小说素材进行的努力是四十年。我要继续搜集旧京资料，继续写京味小说。

1998年11月28日

—

“刷拉”一声，一只翅膀足有一丈宽的巨鹰从空中向地面扎下来。

“啊——”有个身穿漂白汗褙儿的汉子惊叫起来，因为那只巨鹰正好向他头顶扑去。

“救命呀——”汉子又一声惨叫，他的目光正好与巨鹰的一双闪着绿光的鹰眼相遇，他只觉得，那两只鹰眼射出的光像闪电一样，要将他击为齑粉。

汉子是刑部大牢有名的刽子手张之孝。

“张六爷，那是假的，您这是怎么啦？”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举着风筝线幌子跑到张之孝身边说，“您不是有名的贼大……哟！您瞅我这破嘴，真是的！该打！该打！”

小伙子是花市青山居茶园杂耍班名艺人张三禄的得意高徒齐尚文，因为他是名门之后，怕自己身为艺人——下九流，有辱家门，故隐姓埋名，只用师父给他起的艺名——穷不怕。

他本来要说出张之孝的外号——贼大胆儿，可说了一半儿，又把话咽回去了。

他自我解嘲地将落在地上的一只制作得十分逼真的巨鹰风筝拾起来，一指巨鹰风筝两只咄咄逼人闪着绿光的鹰眼对张之孝说：

“其实，我这只鹞子风筝做得不怎么样，就是这两只料器鹰眼有神。您忘啦？张六爷，这两只鹰眼还是您的手艺呐……”



“啊……”张之孝这才长长地嘘了口气，看着穷不怕手中的巨鹰风筝说，“吓了我一身冷汗，这两只鹰眼，真惨人！”

显然，张之孝的神经错乱了，当他的一双充满神经质的眼睛盯着穷不怕的脸时，立刻射出两道异样的目光。

“干嘛呀您？张六爷！您别一惊一诈的行不行？”穷不怕无意中与张之孝对了一下目光，见对方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张之孝那两只本来就大，而此时瞪得滴溜儿圆的眼睛像要冒火似的。

穷不怕连连后退几步说：

“您别跟我来呀，我可不是死囚犯人！”

“你……你……”张之孝一甩头，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便盘在他的脖子上。

只见他“刷刷”两下，将衣袖捋上去，露出肌健发达的胳膊，双拳紧握，就像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亮相似地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方步向穷不怕走过来。

“啊——”穷不怕更害怕了，他扭头就跑，连手中的巨鹰风筝都扔了，因为巨鹰风筝的翅膀太宽，影响他的行动，可线幌子还在他手中。

当他跑出几十步时，那只巨鹰风筝突然腾空而起，在一阵微风的冲击下飞向天空。

“爸爸！您这是干嘛呀？还犯疯病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从储子营胡同拐角处跑过来，拽住张之孝的衣襟儿，又对拿着线幌子向北跑的穷不怕喊道，“齐大叔，您甭害怕，我爸爸打昨几个就犯魔症，我妈说他是让黄鼠狼迷住啦。”

男孩儿有十来岁，他叫张合兴，是张之孝的儿子。他为父亲在街上疯疯癫癫出洋相而难为情，一双大眼睛忽闪着，看着穷不怕。

“合兴，你爸爸是怎么个茬儿呀？刚才他捋胳膊挽袖子的那

架式，别再把我把成市口刑场上的死囚犯人啦！”穷不怕的面部表情十分生动，但他不是作戏，而是真被张之孝吓坏了。

因为清代京城的刑场设在宣武门外菜市口。

菜市口又闻名京师，老幼皆知，这里又是繁华街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但是，人们对刑场这个字眼儿从心里就有所忌讳，而菜市口几乎成了刑场的代名词。

所以人们便避讳直呼菜市口其名。

要是雇车去菜市口，则省去“菜”字，只说“市口”。

车夫一听“市口”二字便知何处，准把你拉到地方。

要是直呼“菜市口”全名，便会遭到车夫的白眼，甚至回绝。

穷不怕是江湖艺人，当然懂得人们忌讳称“菜市口”的规矩。只是他无意中却说出了“刑场”二字。

在杂耍场子上，他与师父说相声，还会数来宝，唱太平歌词。

他的学问很深，能编相声段子，也能写鼓词。

他爱好广泛，博才多艺，此时正在几丈高的空中飞舞着的巨鹰风筝就是他自己做的。

“他爸爸是让冤鬼缠住啦！”一个全身上下油脂麻花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储子营胡同口出来，一指张合兴说，“昨儿个头晌午，他爸爸在我的摊儿上，差点儿没把我吓死！”

“崔大爷，我妈还让我问问您呐，我爸爸昨儿个在您的豆腐脑摊儿上，遇见什么生人没有？他打您那儿回来，就疯疯癫癫的。”张合兴一脸焦急的样子，像个小大人儿似的。

“你问我？我问谁去呀！”老头子看看张合兴，认真地说，“昨儿个我刚支好凉棚，你爸爸就在大板凳上坐下了，我赶紧给他盛了碗豆腐脑。跟着又来了个小伙子，我又给小伙子盛了碗豆



腐脑。我刚从小伙子手里接过俩大子儿，还没容我把钱放到钱筐箩里呐，小伙子把他手里的碗又递过来了，我一看，碗空了，又给他盛了一碗，没容我转过身来，他又把空碗递过来了。一连气儿我给他盛了五六碗，没见他吃，不知道豆腐脑都让他鼓捣哪儿去了……”

“还有这种事儿？怪彥人的。”穷不怕一脸疑惑的样子说，“您不是编评书吧？”

“我还唱大鼓呐！”老头子是在康乐里火神庙前卖豆腐脑的，因为他点的豆腐又白又嫩，打的卤很鲜，回头客不少，人称“豆腐脑崔”。

他抬头盯着穷不怕没好气地说：

“我这儿跟你说正经的呐！我怎么看你……像……像……”

豆腐脑崔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地不错眼珠地瞪着穷不怕，说话也结巴了。

“我今儿个是没做好梦！”穷不怕也来了气，“刚才张六爷就跟我一惊一炸的，您又看我像谁呀？有话您就直说！”

“我说了你可别多心。”豆腐脑崔一指穷不怕说，“你猜怎么着？我越看你越像昨儿个在我的摊儿上喝了五六碗豆腐脑的那个小伙子……”

“咱可是多年的老街坊了，您又不是头回见我面儿。”穷不怕有点儿好笑地说，“甭说五六碗豆腐脑，有三碗就得撑死我，您别是看花眼了吧！”

“没错！”豆腐脑崔认真地说，“我一边给他盛豆腐脑一边嘀咕，觉乎着他有点儿面熟。今儿个一见你，我才想起来，他长得别提多像你啦……”

“那个人是齐尚林。”半天没说话的张之孝瓮声瓮气地对豆腐脑崔说，“您给他盛的那几碗豆腐脑，他一口没吃，全倒进腔子里去了。”张之孝一边说一边做把脑袋挪开，往腔子里倒豆腐脑

的手势。

“什么？”豆腐脑崔一听张之孝的话变颜变色地说，“我说肉瘤张，你别吓唬我行不行？那几碗豆腐脑，他一口没吃？全倒进腔子里去了？怎么倒呀？他后脖子安拉锁啦？”

张之孝是刑部大牢行刑班有名的刽子手，他和行刑班另外六位有名的刽子手拜了把兄弟，他排行老六，人称张六爷。

因为他右肩膀头上生了个大馒头似的肉瘤子，人送外号“肉瘤张”。

当然，叫他外号的都是比他年长而且交情很深的人，比他岁数小的人不敢叫。

“我看得真真的！”张之孝比画着说，“您给他盛一碗豆腐脑，他一只手接过去，另一只手把他自个儿的脑袋往旁边一拨拉，腔子就露出来了，‘哗’的一下，就把一碗热豆腐脑倒进腔子里去了。我要是说一句瞎话，让我也上市口刑场朝西跪着去。”

张之孝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在菜市口刑场砍头处死的犯人是朝东跪着。

因为菜市口东边是虎坊桥，意思是将犯人送入虎口。

而罪大恶极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犯人，只能朝西跪着。

因为这种犯人连老虎也不愿意吃他。

“爸爸，什么叫腔子呀？”一直拽着张之孝的张合兴盯着父亲问。

“笨蛋！死囚的脑袋瓜子离了脖腔，往外喷血的那儿就是腔子。”张之孝没好气儿地对儿子说。

张合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一抬头看了豆腐脑崔和穷不怕一眼，忽然惊叫起来：

“齐大叔！崔大爷！你们怎么啦？”

原来，豆腐脑崔和穷不怕一听张之孝的话，全像中了定身法，磁固着眼，泥塑木雕的一般。



“我的妈呀！连冤鬼也成我的回头客啦！”豆腐脑崔总算缓醒过来了，他一指张之孝对张合兴说，“小合兴，我刚才说你爸爸让冤鬼缠住了，是闹着玩儿。可听你爸爸这么一说呀，敢情还真有这种事！我越想越后怕！”

豆腐脑崔说的是实话。

他多年摆摊卖豆腐脑，也确实遇见过饿极了，接过刚盛的豆腐脑，不怕烫嘴，立刻一口气喝下去的主儿。

北京正阳门外有不少卖苦力的，几天找不到活儿没饭辙的人，一旦见了吃的就是这样。

可是，一口气儿喝下五六碗热得烫嘴的豆腐脑的人，他还没见过。

本来，张之孝的一席话，已令穷不怕心惊肉跳，难道真有冤魂显灵？

穷不怕又联想到刚才豆腐脑崔说那个一口气连喝五六碗豆腐脑的人特别像自己，他心头不由得一动，似乎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一时激动得难以自持，面部表情变得十分难看，全身在微微发抖，口里喃喃地说：

“是他……是他……是齐尚林，他冤魂不散，死不瞑目呀……”

“怎么个茬儿呀？又疯一个！”豆腐脑崔一瞅穷不怕那如呆如痴的样子，惊呼道，“齐尚林是谁呀？穷不怕，你倒是说呀！”

“齐尚林是我堂兄。”穷不怕终于恢复了常态，他见几个人都盯着自己，忙理清思路，说出一段往事来。

穷不怕是工部侍郎齐宣怀的第四个儿子。

他自幼饱读诗书，却不愿走仕途之路。

这除了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外，还跟他堂兄齐尚林惨遭杀害对他的巨大刺激是分不开的。

穷不怕的堂兄齐尚林，是他二伯父的三儿子。

齐尚林也是书香门第出身，自幼在私塾中便有才名，十六岁便成了秀才，十九岁又中了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点了翰林。

他立志报效朝廷，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大清江山还会再出现康乾盛世。

面对被列强吞噬得支离破碎的大好河山，他痛心疾首。

去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梁启超帮助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触动了专权守旧的慈禧太后的神经。

她不但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还大开杀戒，“秋决”日期未到，在炎炎夏日，便在菜市口刑场杀害了“戊戌六君子”。

接着，又残酷地杀害了与戊戌变法有牵连的人，甚至连同情戊戌变法的人也不放过。

所谓“秋决”，是清廷沿袭历代王朝的传统刑制，在每年冬至前执行死囚的死刑，意在不准死囚活过冬至。

按刑制，死囚在被处决之前，要由大理寺、都察院及刑部官员组成三法司会审，也叫“朝审”，就是终审判决。

照例，朝审是在每年霜降后进行，地点在天安门前刑部朝房前广场。

朝审这一天黎明，有几十名预备判处死刑的囚犯被从刑部大牢里提出，从西三座门进入皇城到朝审堂前候审，由刑部衙门的师爷宣读罪状，再由朝审官员判处死刑或缓刑。

朝审结束后，判处死刑的囚犯被打入笼形囚车，押回刑部大牢，等候奏请皇帝判决后执行。

去年，在朝审这天早晨，齐尚林的父母双亲和妻子、兄长来到西三座门外，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挂用麻绳贯穿的山里红——红果。

这是他们在花市集上买来的。

花市年年每逢农历初四、十四、二十四有集。不但有绫绢纸



花和鲜花，还有瓜果梨桃各种鲜货。

那些专卖山里红的贩子，在两肩上斜挂着许多串或手里拿着几串用麻绳贯穿的山里红大声叫卖，但绝对没有挂在脖子上叫卖的，因为这种挂法叫“挂红”，不吉利。

这不是，从西三座门内过来十几辆没有布围子的轿车。

当轿车陆续出了西三座门后，等在路边的几十个男女老少立刻蜂拥而上，一个个瞪大眼睛，朝每辆轿车上张望着。

原来，每辆轿车上都坐着一名带着刑具的囚犯，他们都是在刚才朝审大堂上被判处缓刑的幸存者。

也就是说，他们最少还能再活一年，活到明年冬至再次朝审的时候。

要是幸运的话，明年朝审说不定会将死刑减为充军发配呢。

有一对年轻夫妇，奔到一辆轿车跟前，同时大声喊道：

“爸爸您大喜啦！孩儿恭候您多时了！”

“父亲大人，媳妇给您道喜！给您请安！”

“好孩子，让你们小两口儿费心了！”轿车上的囚犯是一个年过半百蓬头垢面的老头子，他吃力地探着身子向年轻夫妇点头。

这时，年轻夫妇忙将手中的山里红串儿挂在老囚犯的脖子上。

这就是所谓的“朝审挂红”。

而来为亲人挂红的人们都是早早地就聚集在这里，他们是来“打朝审”的。

虽然有几辆轿车上的囚犯脖子上挂的山里红太多，甚至盖住了脸，但是，绝大部分打朝审的人手中的山里红却无对像可挂。

显然，他们的亲人没被判缓刑。

几分钟后，当那十几辆轿车渐渐走远后，那些失望的打朝审者拖着沉重的步子，拿着山里红，缓缓离去。

这其中，也包括齐尚林的二老双亲和娇妻、兄长。

齐尚林又被押上囚车，回刑部大牢去了。

沿途有穿着号衣的士兵拦着围观的百姓，不许人们观看。

齐尚林是个十分英俊的男子，如今虽然头发很长，辫子也没梳，胡茬儿有两三寸长，但是，他的面部表情是坚定的，没有丝毫沮丧的表示。

他对今天朝审没被判缓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虽然没被列入康梁同党，但是，他的案情也是引人注目的。

他写了许多赞赏和同情支持戊戌变法的诗文，其中有些诗文是写在扇面儿上的，他又将这些扇面儿赠送给友人。

案子一发，礼品立刻变成了罪证。

“齐大人您大喜啦！您的官司今儿个完啦！”一个老狱卒进了齐尚林的监号，强装笑颜地大声喊道。

老狱卒是来给齐尚林报信儿的：你明儿个就要被绑到菜市口刑场砍头了。

当天下午，一辆装饰得十分豪华的轿车停在宣武门外储子营胡同九号院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和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妇。

男子是齐尚林府上的管家齐福。

少妇是齐尚林的妻子杨翠苹。

“张六爷在家吗？”齐福大声朝九号院内喊道。

“哪一位呀？快请进！”张之孝好像知道要来客人，正准备随时迎接似地很快出现在院门口。

像张之孝这样有名的刽子手，在每年“秋决”执行的头一两天，会有不少拜访者的。

当然，这些拜访者几乎都是死囚的家属和亲友。

“张六爷，我们给您添麻烦来了。”齐福十分有礼貌地给张之孝请了个蹲安。

就在张之孝也请蹲安还礼，与齐福的身子相挨的一刹那，齐



福已将两根各十两重的金条放入张之孝漂白夹袄的衣袋内。

齐福又一指身后的少妇说：

“这位是我们府上的少奶奶，她是特意来给您请安的。”

“啊——”张之孝只觉得上衣袋内有什么重物砸了一下，随之他心头也动了一下，又听说“少奶奶”三个字，不由得脱口而出，“是翰林夫人到了，不敢当，不敢当！”

“求张六爷成全……我那可怜的丈夫冤枉啊……”杨翠苹是大家闺秀出身，生得花容月貌，但此时却双眉紧蹙，眼眶内转着泪花，颤声颤气地说着。

她忽然跪在台阶上，给张之孝磕了一个头。

“使不得！夫人！使不得！”张之孝要拉起杨翠苹，可手伸出去又觉得不妥，一脸诚惶诚恐的样子。

他每年在处决犯人之前，都要接待许多犯人家属。

但像杨翠苹这样的翰林夫人，他还是头一回接待。

“犯妇求张六爷成全，六爷要是不答应，犯妇宁愿跪死在六爷家门口！”张翠苹跪在台阶上说。

“请夫人快起来，咱得进去说话。”张之孝看看左右，低声说，并给齐福递了个眼色。

“夫人请起，六爷是个热心人。”齐福蹲下身子，在杨翠苹耳边说，“这儿太招眼，您起来吧。”

在张之孝家正房堂屋内，张之孝支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等齐福和杨翠苹在太师椅上坐定时，才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按说齐大人这个案子，谁都知道是个冤案，可夫人想必知道，老佛爷为康梁要改变祖宗章法的事发了脾气，连万岁爷都给关起来了，我一个当差的能有什么法子呢？”

“六爷，我们少奶奶倒是有个法子，到时候请六爷千万成全。”齐福低声说，“反正我家老爷是难免这一刀之苦了，真到万

不得已的时候，也请六爷务必给留个全尸。”

“这……”张之孝现出了为难的神色。

他十分清楚，在菜市口刑场处决犯人，一向有两种斩法。

一种是砍头，由三名刽子手执行。

一个刽子手用一种铁制笼头套在死囚头上。

一个刽子手在死囚身后紧勒法绳，并用膝盖顶住死囚后背。

一个刽子手掌刀。

行刑时，手持笼头的刽子手用力往外一拉，勒法绳的刽子手用力往后一拽，死囚的头颈便已脱出腔外，掌刀的刽子手就势一刀斩决。

当然，这种斩法是不会落下全尸的。

还有一种斩法，不是砍头，而是抹脖子。

只由一名刽子手立于死囚身后，左手用力一拽法绳，右手持一把十分锋利的鬼头刀，将刀刃对准死囚的喉结一刀抹下去，人死了但头颅与尸身并没全部分开，还在后脖颈处有部分相连。

当然，这后一种斩法，是要死囚家属花足了钱才行的。

因为这种斩法对刽子手来说是要功夫的，没有相当的行刑经验是干不了的。

而张之孝的行刑经验十分丰富，他在行刑班里被同行弟兄称为“一刀准”。

他用抹脖子斩法行刑，既能让死囚少受痛苦，还能让尸身尽可能有更多的部分相连。

最绝的是，他在刑场上一连用抹斩法处决几个死囚后，身上连一点儿血迹都沾不上。

所以他平日老爱穿漂白衣服。

这是在显示他的本事。

可是，张之孝十分清楚，几次处决与戊戌变法有关的犯人，监斩官都十分严厉，从始至终地盯着刽子手的一举一动。